

音樂家與音樂欣賞

黃 牧



中文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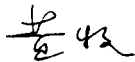
序

近年香港的音樂活動日趨蓬勃，香港早已不是當年的文化沙漠。但要能真正欣賞有幾百年歷史、範疇浩瀚的古典音樂文獻，真正領略古典音樂的妙處，那除了要多聽之外，也要多看參考書。我希望這本書對讀者提高音樂修養、對讀者增加聽音樂的興趣與了解有幫助。

我編寫這本書的道理，是鑑於坊間所見適當的中文音樂書籍仍然太少，我希望能略盡棉力填補這一部分的空缺。我的最終目的，是希望通過我的寫作，引導更多年青人去多聽好音樂。

本書定名《音樂家與音樂欣賞》，直接點出了它的確實內容。談音樂家的部分包括了對三位作曲家的討論。其中談馬勒與艾維斯的兩篇，主要是探討他們的生平、作品和成就；談理查·史特勞斯的一篇則記載這位大作曲家晚年的生活和環境。談指揮家、演奏家的部分則以比較詳盡的方式介紹了好幾位近代的名家，並綜論了小提琴與鋼琴演奏的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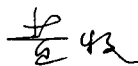
音樂欣賞的部分則不但包括幾篇純是談「怎樣聽音樂」的文章，也包括了比較詳細的有關欣賞歌劇、爵士音樂，以至電影音樂的討論。鑑於我們聽音樂大都是通過聽唱片，我特別加入了一篇談古典音樂的「基本範疇」的文章，希望對讀者選購唱片有參考價值。



一九八九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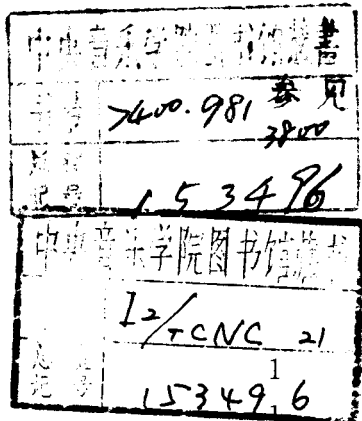
再版前言

《音樂家與音樂欣賞》出版後的幾個月，樂壇裏的三位巨人，鋼琴家荷洛維茲、指揮家卡拉揚與伯恩斯坦，都相繼逝世。湊巧本書第一版售罄，我一方面趁再版的機會作出一些資料上的修正，同時也改正了初版時好些免不了的差錯，使本書內容更充實及全面，可讀性更高。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

目錄



序

再版前言

第一部分 音樂家

- 作曲家
 - 古斯達夫·馬勒的好日子 2
 - 理查·史特勞斯的黃昏 13
 - 查理士·艾維斯的音樂世界 22
- 鋼琴家
 - 鋼琴演奏家的門派與淵源 28
 - 阿瑟·魯賓斯坦 41
 - 羅伯特·卡沙迪舒 49
- 小提琴家
 - 小提琴與小提琴家 56
 - 海費滋的傳奇 68
- 指揮家
 - 八十年代三大指揮家——
卡拉揚、蘇堤和伯恩斯坦 77
 - 喬治·舍爾 86
 - 查理士·孟治 91
 - 卡魯·馬里亞·朱里尼 96

第二部分 音樂論題與音樂欣賞	101
■ 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百年滄桑	102
■ 維也納和它的樂團	112
■ 爵士音樂縱橫談	119
■ 電影音樂的源起與演變	134
■ 音樂與旋律	147
■ 多姿多采的歌劇	154
■ 演繹的重要	161
■ 會說故事的標題音樂	166
■ 引人入勝的協奏曲	172
■ 附錄：必備的古典音樂唱片曲目 ——嚴肅音樂的基本範疇	179

第一部分

音樂家

作曲家

- 古斯達夫·馬勒的好日子
- 理查·史特勞斯的黃昏
- 查理士·艾維斯的音樂世界



古斯達夫·馬勒的好日子

「我的好日子一定會來臨。」

得到美國「布魯克納與馬勒學會」的榮譽獎章，是樂壇中人難得的殊榮。當今大指揮家如蘇堤，也以身為獎章得主為榮。馬勒章的設計深富藝術性，章上古斯達夫·馬勒側影像看來栩栩如生；獎章的邊緣刻着這樣一句話：「我的好日子一定會來臨。」

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

原來，馬勒在生前每當別人聽不懂他的音樂，批評他的音樂不好時，他說的總是這句話。古斯達夫·馬勒生於一八六零年，死於一九一一年。可是，世人真正普遍欣賞他的音樂的「好日子」，應是六十年代起的事。馬勒生前還曾經對一位維也納樂評家說過一句豪氣凌雲的話。他說：「四、五十年後，他們不會再常常奏貝多芬的交響曲了。那時取而代之的，是我的交響曲。」

今天，馬勒雖然還沒有取代貝多芬，可是對很多知音人來說，馬勒音樂的感人力量，確是在貝多芬之上。

工餘作曲的指揮家

馬勒生前主要的職業，是當指揮家，而且的確很成功，是他那一代最傑出的指揮家之一。至於作曲，那只是他的副業；他總是等到每年夏天音樂季結束後，才能抽空到他的「作曲別墅」——奧地利風光如畫的艾達湖畔的史坦巴赫和邁爾尼茲去埋頭創作。可是，對他來說，作曲才是他生活的目的。他對指揮雖也認真，比較起來卻總是視為次要。如果我們再仔細看看馬勒的背景，更會覺得他的成就真是得來不易。

他生於奧國的一個小鎮，父親是個貧窮的猶太車夫。年幼時，馬勒經常在那裏的兵營，聽軍樂隊演奏和聽號手吹軍號，也聽風琴車沿街奏民謠小調。這些音樂的影響，都可見於他的作品裏。後來，他的父親經濟情況好轉，開了個小酒館，馬勒也就有機會進維也納音樂學院。他一畢業，總算馬上有機會找到在小劇院裏當音樂指揮的工作。不久，他對指揮的空前嚴格要求，漸漸傳了開去，引起樂壇注意，他於是開始有機會在布拉格和萊比錫這些大都市當指揮。二十八歲那年是他指揮生涯的轉捩點——那年，馬勒應聘為布達佩斯皇家歌劇院的藝術總監。從此，馬勒總算得到主理一隊能夠滿足他的要求的樂隊了。可是，他對演繹和練習的苛刻要求，以及他對人的冷酷態度，不久就使他與樂隊隊員彼此勢成水火。其中一位隊員受不了他的氣，竟要和他決鬥。一連串的事故，馬勒結果終於離開了布達佩斯，轉赴漢堡。不久他就使漢堡歌劇院獲得前所未有的音樂地位，而他本人的聲譽也隨之傳遍中歐。他演繹華格納與莫扎特的作品，尤其有名。三十七歲那年，馬勒終於得到了那時全世界最重要的音樂職位：主持維也納帝國歌劇院。那時的樂壇分為「新潮」的華格納派和「保守」的布拉姆斯派。馬勒和他的作曲老師布魯克納，都是狂熱的華格納崇拜者。但布拉姆斯本人卻賞識他，推薦他出掌維也納這個要

職。不過，擁護布拉姆斯的樂評家則對他一點都不客氣。有趣的是，布拉姆斯雖然欣賞他的指揮，對他的音樂作品卻一點不賞識。而馬勒對布拉姆斯的音樂，也一樣沒有好評。

到了維也納，馬勒終於有機會發揮所長了。在維也納帝國歌劇院的職位，是當時所有指揮家都夢寐以求的差事，有充分的藝術自由可以發揮。馬勒一接掌歌劇院，馬上把它變成一間音樂的「聖廟」。他的獨裁統治，不但對樂隊隊員如此，就是觀眾也得受他的「改造」。以前，維也納帝國歌劇院的聽眾可以遲到，馬勒到任後，凡是遲到的人，要第一幕戲演完才准進場；觀眾席上稍有輕微響聲，他一定回頭瞪一眼。今天歌劇院有這樣好的「風紀」，馬勒居功不少。可是，更重要的是，馬勒對音樂那種狂熱，使他對樂隊和歌手演出水準的要求，幾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維也納歌劇演出的水準，無疑是大大提高了，可是樂手和馬勒的關係，卻一天比一天壞。開始時，馬勒也兼任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的指揮，但兩年後雙方還是鬧個不歡而散。據說，有一次馬勒指揮樂團練習奏《羅漢格林》第一幕的前奏曲，樂隊還沒有開始，他就高聲大喊：「太響了！」（這首樂曲開始時是由小提琴組奏極弱音的。）又有一次，馬勒要樂隊一再奏貝多芬《第五交響曲》開頭「命運扣門」那四個音符，連續奏了很多次，正當樂隊隊員氣極了而快要「叛變」時，他卻說：「請保留你們這股怒氣，這樣，晚上才能破天荒奏出應有的火花來。」像他這樣的獨裁指揮，一向自由自在慣了的維也納樂師們當然難以忍受。可是最終使馬勒在維也納站不住腳的原因，人緣不好反倒是次要；最重要的是他是個猶太人。馬勒自己說過：「我有無家可歸之感。在奧地利我是波希米亞人，在日耳曼民族心目中我充其量是奧地利人，而在全世界看來，我是猶太人。」那時的維也納也難免有一股相當大的排猶勢力，馬勒雖受洗為天主教徒，並不見得有甚麼好處。馬

勒棄猶太教轉受天主教洗禮，也不一定光是爲了方便——雖則那時在奧國，要擔當他的高職，猶太教徒辦不到。但馬勒本人卻也深受基督從苦難獲救贖的思想的影響。這種思想也一直是他的音樂創作的一個中心思想。馬勒在維也納十年：一八九七年五月他受聘維也納帝國歌劇院，指揮《羅漢格林》一鳴驚人，次年十月即出任音樂總監。一九零七年十月十五日他在維也納帝國歌劇院指揮他最後一次演出。那時他已請辭，反對他的人卻更乘機加強攻擊他，那場演出觀眾寥寥可數。一九零七年十二月一日他的辭職生效，獲政府給予相當於樞密院院長的優厚退休金。這十年裏，他把維也納的音樂水準提高到空前的崇高地位，結果還是由於政治因素不歡而散，到離開時還留下不少敵人，連他張貼在歌劇院布告板上的一封語氣誠懇的公開信，次日也給人撕碎！

馬勒指揮生涯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到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擔任德國歌劇範疇的指揮。一九零八年一月二日，他第一次在大都會指揮《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大獲好評。可是到了美國，他雖然免了受種族排擠之苦，卻要應酬歌劇院那些富有的「大客人」。這點對他這個向來我行我素、不擅應酬的音樂家，自然是天大的苦事。馬勒在大都會兩年，第二年裏大都會增聘另一指揮明星托斯卡里尼，兩人不免衝突。恰巧馬勒得到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邀請，這份差事給予他的藝術自由比歌劇院的大，於是他就辭去大都會的職位，出掌管弦樂團。這份工作他做了兩年，成了馬勒在美國的最後一份工作，也是他一生的最後一份工作。

那時，馬勒早已積勞成疾，患心臟病，健康情況很差，可是他還是一樣爲音樂拚命苦幹，不辭辛勞的率領樂隊，到一些通常極少有管弦樂團演出的地方去開音樂會。不過，他這個性格極爲內向，也討厭社交的人，到頭來還是不能適應美國那個沒有財勢就要有手段去趨炎附勢的社會；更有甚者：美國的交響樂團，勢

力最大的往往是團裏的「太太委員會」。現在大多數美國管弦樂團都仍有「太太委員會」這樣的組織。美國的管弦樂團依賴有錢人私下斥資支持，而這類由財雄勢大的權貴太太們組織的委員會，往往是樂團賴以籌款的財源。這些豪門太太們自恃出錢出力，不可一世，把樂團指揮視為屬下僱員的也太有人在。太太們甚至要對音樂會的節目編排提意見。馬勒的太太有一次對記者們說：「你們不能想像馬勒先生受的氣！在維也納，就是皇帝也讓他三分。但是在紐約，最低限度有十個這些太太們要對他發施命令。」一九一零年，馬勒病況日趨嚴重。指揮工作既忙，應酬更令人厭煩，可是他不管健康，一有空餘時間，都在埋頭作曲。這樣的日子，自然談不上情趣，他的愛情生活也因而一度橫生波折。但每年夏季，他真正的「生活」終於又出現了！夏季音樂季結束，他可以到歐洲的鄉居，埋頭創作他的交響曲。一九一零年九月十二日是他真正的大日子。那天，馬勒在慕尼黑指揮他最大規模的作品《第八交響曲》的首演。一曲既終，全場觀眾鼓掌喝采之熱烈，前所未見。雖然馬勒一生指揮了數不盡的精彩音樂會，但觀眾對他自己的作品這樣喝采，而樂評家也一致沒有異議，對他來說還是第一次。馬勒的《第八交響曲》自首演以來一直俗稱「千人交響曲」，因為動員太浩大，上演機會至今仍不很多。首演時已完譜三年。

大約六個月後，馬勒在紐約指揮他的最後一場音樂會。那天是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音樂會後，他終於不支倒地。除了早有心臟病外，他患的「鏈球菌炎」在那時是絕症。馬勒夫婦於是長途跋涉回維也納老家去。五月十二日他終於回到「家」了。十八日午夜，馬勒死於維也納，生年還不滿五十一歲。理查·史特勞斯聽到噩耗後這樣寫道：「馬勒的死訊對我是一大打擊。現在，甚至當年不容他的維也納人，也會發現馬勒是個偉人了。」

維也納人似乎的確要等到那個時候才真正認識他的偉大，同情他的處境。在他臨終的前幾天，有人甚至在報上撰文說，美國沒有人情味的音樂生活，是造成馬勒患嚴重心臟病的主因。文章還提醒美國音樂的「大股東」注意這件事。馬勒出殯的那天，靈柩所經之處，維也納人夾道給他辭靈，像當年他們送貝多芬的靈柩一樣。

馬勒下葬於維也納近郊的格林仙墳場。他的墓碑很簡單，上面只有他的名字，那是照他的遺囑做的。

他說過：「要找我的人會知道我是誰，其他人不知道也不要緊。」

「交響曲應當像世界，要包羅萬有。」

馬勒算是生榮死哀，可是他的「好日子」之來臨，還得要等好久好久。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日，東德指揮家譚斯達指揮倫敦愛樂管弦樂團，在馬勒從來沒有到過，甚至也許不大了了其所處的香港，演奏了馬勒的《第五交響曲》。曲終時聽眾反應之熱烈，遠遠超過上半場莫扎特動聽的《第三十五交響曲》。這位指揮家是今日馬勒作品的最著名演繹者之一。香港觀眾那天的熱烈喝采，對他來說絕不是新經驗。這種經驗，不論在美洲、歐洲、亞洲，他指揮馬勒的作品時都體驗過。

這才是馬勒心目中的「好日子」。

作為職業音樂家，馬勒在世時相當成功。在維也納那段日子裏，他是這個音樂之都的大人物，上街往往有他不認識的途人向他鞠躬致意。在紐約，他也大名鼎鼎。「排猶」和「太太委員會」對他的打擊，也許都不過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點不如意事而已！

不過，馬勒真正關心的，是他的交響曲。他要知音人。

他一生完成了九首交響曲，好幾個歌集和其他藝術歌曲。他死前的那年，還在努力創作他的第十交響曲。這首樂曲馬勒原意要寫五個樂章，其中只有第一、二樂章完譜，但其餘樂章遺下了不少草稿，後來由英國人庫克（馬勒學究）據草稿完成總譜，於一九六一年首演。七二年再由他修訂演出。馬勒的歌集《大地之歌》，一般人認為應當算是他的《第九交響曲》。一九零八年馬勒根據一本伯赫格著的唐詩德文譯本，以裏面極度自由意譯的所謂李白、錢起、王維及孟浩然的詩為詞，創作這首大規模的「六個樂章女低音及男高音配管弦樂的交響曲」。馬勒不願稱《大地之歌》為第九首交響曲，有點迷信。原因是貝多芬、舒伯特和布魯克納，都於完成其《第九交響曲》後與世長辭。馬勒寫完《大地之歌》，認為破除了迷信，才着手寫他的第九首（其實應是第十首）交響曲。這樣說，馬勒其實完成了十首半交響曲，而且他的交響曲，不論表達力量、長度和配器的複雜程度，都非前人所及。

馬勒的交響曲可以分作三組來討論，第一組是早期的第一至第四交響曲。這四首交響曲都有比較明顯的「標題」，部分靈感得自民間詩章，裏面也都再用了他的歌曲裏的主題旋律。除了《第一交響曲》外，其餘三首都加入了人聲，《第二交響曲》和《第三交響曲》還配上合唱團。我覺得這四首較早期的交響曲，性質都比較開朗，對人生彷彿滿懷希望。《第一交響曲》開始時那種靜寂的神秘感，像柔微的晨光，教人萌生期待之感。然後是奏出他的《旅者之歌》裏的主旋律。這裏雖然沒有歌詞，卻令人想起那首歌配合這個旋律的字句：「今天我出發走過田野，踏碎綠草尖上的露珠……早安，世界豈非極美？」馬勒說演繹這個樂章，要能奏出大自然的聲音。他的音樂，也確是充滿大自然氣息的。而《第一交響曲》更是相當樂天達觀的，就算是《葬禮進行曲》

那個樂章，也只有幽默感，沒有恐怖感。《葬禮進行曲》是馬勒交響曲中最常見的樂章。今天的意大利青年指揮家仙奴波里是在音樂學院專修馬勒和維爾第的指揮家。他現在不出門時總愛住在奧國山間，整天「呼吸着馬勒的空氣，聆聽馬勒的聲音」。馬勒的交響曲裏，配器好幾次都用上了牛鈴。這種聲音，在奧國放牧的大原野上每天都可以聽見。話說有一天清早，這位青年指揮家在原野散步，突然聽到遠處的村莊傳來銅樂隊演奏馬勒的音樂，可是奇怪的是，他這個馬勒專家，竟一時聽不出旋律出自馬勒的那一首交響曲。他想了好一會，才恍然大悟：原來那根本不是馬勒，而是村裏的銅樂隊在奏送葬進行曲。這個故事，說明了馬勒的音樂，深受奧地利民族音樂的影響。還有就是奧國那種四分三拍子的慢圓舞曲——蘭特勒舞曲，這也是馬勒交響曲樂章所幾乎少不了的。蘭特勒舞曲的樂章，在《第二交響曲》的第二章裏出落得美極了。《第二交響曲》是馬勒於三十四歲時完譜的，這首交響曲的長度、規模及配器的複雜，早已超過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交響曲的標題是《復活》，最後一章有無比的感染力量。他的《第三交響曲》和《第四交響曲》，都算是他比較樂天之作。《第三交響曲》描寫大自然的景象。馬勒在他的湖畔「作曲別墅」構思寫這首交響曲時，邀請他的好朋友華爾達來作客。他到碼頭接華爾達的船，華爾達上了碼頭時抬頭欣賞臨湖的峭壁。馬勒見了就對他說：「你不必再看了，我已經把它譜成音樂傳世了。」他的《第四交響曲》，是最短的一首，還註明用「小」管弦樂團。可是配器其實也包括了鐘琴這種不常見的樂器，馬勒的「小樂團」其實不小。這首交響曲的第四樂章，寫兒童對天堂的天真看法，通常用清純的輕女高音唱，明朗活潑。馬勒的開頭四首交響曲，都有很多相同的意境，歸為一組來討論，很是適當。

一九零一至一九零五年是馬勒人生浮沉變幻最多的幾年。其

間，他在維也納帝國歌劇院與樂隊關係日見惡化，而在私生活方面，他也在一九零二年結婚。這四年裏，馬勒譜成了他的三首「中期」交響曲——《第五交響曲》、《第六交響曲》和《第七交響曲》。這三首交響曲都是純用管弦樂演奏的，可是曲子都很長，配器規模極大。三首交響曲的風格，都比開頭的四首含蓄矜持得多。第六號是馬勒的《悲愴》交響曲，全曲充滿淒涼味道，第一樂章裏代表他妻子的旋律則優美絕頂，旋律呈現後由低音提琴組重奏，處理得妙不可言。《第五交響曲》裏的第四樂章《稍慢板》，單用弦樂器與豎琴奏，色調聽來一樣豐滿。馬勒這一組三首交響曲，呈現的樂風比過去成熟得多。至於和聲，這三首中期交響曲沒有開始四首那麼刻意修飾，很多地方聽來令人覺得粗獷、露骨；但卻更有深沉動人的力量。就配器說，這三首交響曲也都新穎，例如《第六交響曲》使用拍板與木槌來製造一種乾啞而沒有共鳴的音色效果。《第六交響曲》和《第七交響曲》都用木琴和牛鈴這些音色獨特的樂器。還有是《第七交響曲》的第二樂章用曼陀林和結他，也都是普通管弦樂不用的配器。

一九零六年，馬勒在短短八個星期之內寫成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交響曲的初稿，再過幾個月後也完成了總譜了。這部《第八交響曲》，初演時由於規模浩大，被胡亂宣傳為「千人交響曲」，他對此很不滿意。馬勒的《第八交響曲》，就算不動員千人，起碼也得用五、六百人才能充分發揮它驚天動地的效果。這部交響曲管弦樂規模特別大不說，它還需要後台有一隊四個小喇叭和三個伸縮喇叭的銅樂隊；獨唱歌手凡八人之多，合唱團的人數也要十分多，這樣才能發出與管弦樂匹配的音量。此外還需要一隊在這樣的配合下人們仍然可以聽清楚的兒童合唱團。不用說，《第八交響曲》到高潮時排山倒海的音量，非任何音樂可與比擬！

一九零七年馬勒有喪女之痛，他的《嬰兒夭折之歌》是他特

爲哀悼女兒之死而寫的。同時，醫生又診斷確定他患上嚴重心臟病，再加上指揮生涯的多少不如意事，大大改變了他對人生的看法。他寫出了他最後一組兩首半充滿悲涼氣氛的交響曲《大地之歌》、《第九交響曲》和沒有完成的《第十交響曲》。這一組是他的最後及最偉大感人的作品，馬勒都沒有機會聽到首演。《大地之歌》在很多人心目中是馬勒最偉大的作品。那時，馬勒似乎自知來日無多了，所以他寫出這集彷彿在告別紅塵的六首歌。《大地之歌》最後一首《送別》，末了女低音一再唱着「永遠……永遠……」兩個字，輕輕的，夢也似的，不絕如縷！而最後的一個和弦，是個不協和弦，使人聽了覺得《大地之歌》沒有完。也許，馬勒有意給後世知音留下一個煩惱難解的懸結。……

他的《第九交響曲》真是他辭世之作，他甚至引用貝多芬《告別》鋼琴奏鳴曲的主題來表明他的意思。第一樂章的兩個主題，在重現部之前，聽來不但不調協不相容，甚至互相干擾，像是對生命的熱愛與對死亡的預感之爭持不下。有人說，馬勒的音樂都寫他自己，感情最直接，也許就是因爲這個道理了。

馬勒有一次對西貝流斯說：「交響曲應當像世界，要包羅萬有。」他的交響曲，的確包含了世上一切深淺濃淡的感情。儘管馬勒的音樂，決不是輕易可以欣賞的「悅耳」旋律音樂，今天，他的交響曲的演出之多，已使他躋身於古今最受歡迎作曲家之前列。紐約愛樂管弦樂團曾根據作品演出的次數，來統計作曲家受歡迎的程度。馬勒與柴可夫斯基並列第三，僅次於貝多芬與布拉姆斯。而馬勒以外的其餘三位自然都是「悅耳」得多的作曲家。二十世紀作曲家傑爾加、蕭斯塔高維奇、布列頓都崇拜他，都深受他的啟示。

馬勒的「好日子」也許來得遲，可是到底是來了。

本章詞匯

- 古斯達夫·馬勒 Gustav Mahler
布魯克納與馬勒學會 Bruckner-
Mahler Society of America
蘇堤 Georg Solti
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莫扎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
布魯克納 Anton Bruckner
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 Wiener
Philharmoniker
《羅漢格林》Lohengrin
紐約大都會歌劇院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New York)
《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Tristan und
Isolde
托斯卡里尼 Arturo Toscanini
紐約愛樂管弦樂團 Philharmonic-
Symphony Orchestra of New York
太太委員會 Ladies Committee
理查·史特勞斯 Richard Strauss
譚斯達 Klaus Tennstedt
倫敦愛樂管弦樂團 London Philhar-
monic Orchestra
庫克 Deryck Cooke
- 伯赫格 Hans Bethge
《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
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旅者之歌》Lieder eines fahrenden
Gesellen
《葬禮進行曲》Funeral March
仙奴波里 Giuseppe Sinopoli
維爾第 Giuseppe Verdi
圓舞曲 Valses (Waltzes)
蘭特勒舞曲 Ländler
《復活》Resurrection
華爾達 Bruno Walter
鐘琴 Glockenspiel
《悲愴》Pathétique
《稍慢板》Adagietto
《嬰兒夭折之歌》Kindertötenlieder
《送別》Abschied (大地之歌的樂章)
《告別》Les Adieux (貝多芬的奏鳴曲)
西貝流斯 Jean Sibelius
柴可夫斯基 Peter Ilitch
Tchaikovsky
艾爾加 Edward Elgar
蕭斯塔高維奇 Dimitri Shostako-
vitch
布列頓 Benjamin Britten